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九冊目次

經部·書類

書經詳說七十六卷(三)

〔清〕冉覲祖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

禹貢臆參二卷

〔清〕楊陸榮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刻楊潭西先生遺書本

一八〇

禹貢譜二卷

〔清〕王澍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積書岩刻本

二〇七

禹貢解八卷

〔清〕晏斯盛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新喻晏氏刻楚蒙山房集本

二四八

今文尚書說三卷

〔清〕陸奎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三九五

禹貢方域考一卷附北行草一卷

〔清〕湯奕瑞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刻本

四二七

尚書約旨六卷

〔清〕楊方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四五五

尚書通典略二卷

〔清〕楊方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六〇六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八卷

〔清〕王心敬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廣西潯州刻本

六五三

書經詳說七十六卷(三)

〔清〕冉觀祖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
五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詳說
無卷數》提要

書經詳說卷六十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廬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詰，康王所以正其始。

孔傳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孔疏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一

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之召畢內爲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

陳氏經曰死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學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簣春秋書公薨於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王當幼冲遭四國之難事亦殆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歟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爲諱繼成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日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託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二

監哉

會編此篇分二段看王崩以上乃成王盥洗以致嚴然後召集羣臣詳發顧命見成王當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也下召公命迎新君然後册度須材以次發命四座寶玉車輅儀衛之畢陳升階卽位傳受祭告之有度見召公當危疑之際而區處周密也演此篇以顧命二字爲主首節至王崩紀成王臨終而出顧命之事太保命南宮毛至末紀康王居喪而受顧命之事顧者垂顧後人之謂似非回首還視近指宣重光三字宜著眼見得文宣其光於前武宣

其光於後合父子兩朝而宣其光便見嗣續之不易曰敬曰無敢昏逾見守成之難弘濟字全在敬保上舉出弘濟意冒貢非幾尤見成王反本窮源眞實得力處王崩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以象先王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事生之思而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答揚文武光訓只在率循大卞上著神而王答到敬忌天威法祖乃所以敬天也王答拜冢宰以元老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匱前其答拜禮亦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

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孔傳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孔疏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厯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

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卽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卽是望之日也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臨川吳氏曰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不憚疾甚

也天子之疾曰不憚曰不豫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

子不忍斥言之也

講此敘成王顧命之始末也成王三十七年惟四月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不憚蓋瀕於危矣

甲子句王句乃洮頰水句相句被冕服句憑玉几句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四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

頰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

與孔傳同

釋文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悔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頰

馬云頰頰面也憑說文作凭云依倚也

孔疏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

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頰而已禮

洮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澤

潘請醕頰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

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

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

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

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

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

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

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展展前南向設左右玉几

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夏氏曰漢志言哉生魄卽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

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

故甲子不可考其爲何日也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而猶盥洗以致潔冕服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五

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憊

廢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

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

之積哉

陳氏曰加朝服拖紳孔子疾不敢以袞服見君也此

卽成王不敢以袞服臨臣也

臨川吳氏曰洮盥手也頰洗面也水以水洮頰之也

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頰也相

相禮者被冕服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爲安

玉几以玉飾几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展展前設左右

玉几

會編以下是嚴發命之禮扶相者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憑者依之以爲安將以發命也按水字雙承汎瀕冕服只是袞冕服字一身皆可通用故云冕服

講此嚴發命之禮也至甲子日病勢愈重欲命羣臣輔導太子而不敢廢平時親臣之禮乃以水盥手洗面左右扶侍者被以袞冕之服然後憑依於玉几以發命焉

乃同召太保寅芮伯彤畢公衛侯毛公公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六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與孔孔疏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

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

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伯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於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諸御治事大夫士皆被召王肅云蓋羣士也

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夷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七

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卻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

林氏曰後世人君將託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國嗣多立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羣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會編此是召聽命之人同召貫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舉其本爵是以本爵入爲天子公卿者師氏

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賁氏百尹皆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職事者注中領字皆兼官爲字皆專職

拂鏡塵召尊臣并及羣臣者顧命大事與眾共之視後世人君獨與一二親信定策受遺者異矣師氏以下官而不名略之也已上是發命之儀注觀其禮文之飭宜召之周與下命辭之切於修身治平則成王之精神治而學問深可見亦周公輔導之力也同以王命召與眾共之意

講此召大臣以顧命也乃一時同召六卿若冢宰之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八

太保夷若司徒之芮伯若宗伯之彤伯若司馬之畢公若司寇之衛侯若司空之毛公六卿而下又有爲內臣者曰守門師氏曰虎賁之臣爲庶官者曰百官之掌曰治事之臣皆以王命而至焉

王曰

嗚呼

疾大漸

惟幾

病日臻

既彌留

恐

不獲誓言嗣

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孔傳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

留言無廖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夏氏曰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時說此

會編此以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是成王自敘發命之故也幾是幾希不絕之意病日臻二句正是大漸惟幾嗣續我志即下文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致羣臣之聽意以下皆審訓命汝之實也來路然曰嗣續我志者蓋欲羣臣輔嗣王我之志也姚承庵曰出一言而不見曰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九

誓誓言嗣者誓言此嗣續之事也

彙解既曰大漸又曰日臻既曰惟幾又曰彌留甚言其病之危也汝指太保以下

拂鏡塵漸幾以勢言臻留以狀言辭以明志謂之誓集解嗣謂嗣君也

請此成王自敘發命之故也王曰嗚呼我之疾已大進而惟幾矣夫病勢日至既以彌甚而留連恐一旦遂死不得誓言嗣子承繼之事此我所以乘此一息之存而詳審發訓以命汝眾其悉心聽之可也

書文王武王

宣量光

句

冀羅陳教

句

則肄

肄不違

句
用克達殷讀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按孔傳以奠爲定天命以麗陳教爲施陳教以肆爲勞以不違爲不違於道並與蔡傳異。克達殷訓通殷爲周似有味。

問奠麗陳教則肆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十

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道也。肆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爲長末敢自決。朱子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

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

陳氏雅言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能明其德也。奠麗至不違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大受天命也。成王意謂昔者文武相繼爲君皆有大德故有重光之宣。著此聖德之盛無不同也。惟德之盛者無不同故其政之善者無或異言。夫養民之政則九一世祿此文王奠民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十一

此言可謂深知文武有天下之故也。

會編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以告之光就德之發用處看。宣者宣布於政治之閒。文宣之於前而武又宣之於後。故曰重光須以文武串講。方發得重字意。奠麗陳教卽宣重光之實。五教卽民所依者。定民所依之常道而列之教條。所謂奠麗陳教也。須一直說教卽是文武德輝所發。奠陳只是宣布肆字已有不違意在內。肆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辭。以上皆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說。天下化之貼在用克達殷句。言惟西土之民服習不違用是能達於殷邦同

一服習之風而大命乃集於周也文武敷德教以服民心而後能因民心以得天命其創業之艱難如此集解重字著武王邊說 奠麗陳教申說定民所依即安養之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各有所倚賴也民既富而可教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 用克二字與肄不違相呼應惟其肄習不違於周之民用能達於殷也 達者德化達之也化之所及即民之所歸民之所歸即命之所集而天下得矣 殷爲天子之國自周而達之乃至難之事達殷集命亦申意

書經詳說

卷本九

周書顧命

主

拂鏡塵重言肄者服習之至也

集解舊說專指教以五教即民所依蓋定民所依之常道而列之教條也別記云定其所依即安養之事奠麗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說更完備從之

按蔡傳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定民所依未嘗與陳列條教申說則奠麗不專指教亦可但要從奠麗轉陳教好接肄字耳服習而不違二肄字一屬上一屬下 集只是凝聚於其身或訓和并非是

講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也昔君文王武王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而陳列教條使昭然於民生日用

是以西土之人服習其教愈服習而愈不違風聲所被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創業之難如此

在後之伺 敬迓天威 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

伺恩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孔傳在文武後之伺雅成王自斥敬迓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會編此敘在己守成之艱難以告之天威承上太命

書經詳說

卷本九

周書顧命

主

言以其子奪無常至爲可畏也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大訓而無敢昏逾正是敬迓天威之用力處上句即畏天命下二句即畏聖言一般曰敬曰無敢是兢兢業業以盡守成之道又如此其艱難也 王方麓曰天威言敬迓者戒慎恐懼常迎之於先幾文武大訓即述天命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敢逾越其則也 彙解昏者昧其理逾者越其度 集解昏貼不知逾貼妄行

讀此敘在己守成之艱難也在文武之後如我之愚無重光之德惟以去就無常赫然可畏者天威也則敬以迎之不敢少忽焉然何所用其力哉文武大訓所以述天命之可畏者也我則嗣守大訓以保所集之大命曷敢昏昧逾越以棄其典刑乎

今天降疾句殆句弗興弗悟句爾尚明時朕言句用敬保元子讀釗保連敬弘濟于艱難句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書經詳說

卷之九

周書顧命

古

孔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濟於艱難勤德政
夏氏曰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今既死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矣

臨川吳氏曰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也
會編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朕言指上一節而言敬保含下一節意艱難云者基業之大文武以

德教創之在己保敬畏守之開泰持盈不容易視也弘濟是守此業於無窮而不忝於祖考之意來路然日用字根朕言來上二節詳創守之艱難見羣臣當輔嗣王以保天下此則明言以勉之也

彙解艱難者事體重大不容輕易非危急之謂弘濟於艱難言守成之難必得諸臣協力大濟於此也弘濟中須含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意畏天命守先業乃濟艱難之道欲元子亦克如我之昔日也

宙合元子者嗣之所在亦統之所在也艱難以時事言守成固難守成於再世尤難之難濟如濟川之濟

書經詳說

卷之九

周書顧命

主

集解鄒季友曰殆字句當從孔傳云疾甚危殆蔡傳屬下句非

講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今天降疾於我殆將必死弗能興起弗能醒悟則艱難之業又付之元子釗矣爾羣臣庶幾明是我創業守成之言相與悉心左右以敬保元子釗大濟此艱難之業於不墜焉

柔遠能邇句安勸小大庶邦句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孔傳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眾國勸使爲善

會編此欲其輔君盡爲治之道正弘濟艱難之事也
遠邇指民言小大庶邦指侯國言柔者接引懷來而
治以不治能者馴擾調娛而治以必治此御萬民之
道也安者撫綏輯寧使小邦得以自立勸者督責開
導使大邦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總是君道所
當盡者要見敬保意 蔣同春曰柔能安勸雖屬康
王然重在欲羣臣輔君如此上 姚承庵曰遠人在
懷來故曰柔邇人在馴擾故曰能大小庶邦相維屏
翰在和輯而懋勉無相尤以其藩王室故曰安勸
按安勸小大有分合二說依經文合說爲是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夫

謹此言弘濟之道也人君一身民之遠近邦之大小
均當以德施之者也爾必敬保元子於遠民則懷來
而柔順之於邇民則馴擾而調習之於小大庶邦則
安之而使小大相維勸之而使侯度謹守焉此爲治
之道所以敬保元子而弘濟艱難者也

思夫人

頌

自亂于威儀

爾

頌

無以釗

頌

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
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
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
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

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
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
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
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
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
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
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
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按傳疏夫人指眾國非幾訓非危之事與蔡傳異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七

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卽事也猶萬幾之幾冒
貢于非幾謂冒進於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朱子
曰幾者事之微也

陳氏經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
威復以敬授羣臣使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
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
下文遂及威儀非幾焉此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

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

新安陳氏曰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
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

之言如出一律其聞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其流
派於洙泗者歟

會編此欲其輔君端為治之本亦弘濟艱難之事也
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於心故兼
舉身心而戒勉之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重
下句上自治對治人而言注所謂不假外求之意威
儀下須補出輔君意幾者動之微威儀之本也進於
非幾則威儀皆失其則矣爾當敬保元子以謹其幾
毋或導之以不善而使進於不善之幾也無以處有
詔王納諫去惡之意心正身修則為治之本端而艱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太

難之業可濟矣

彙解思字妙正見成王垂絕躊躇之狀 動作威儀
之則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於非幾威儀不可治矣
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矣爾左右
輔弼晉訓告保惠教誨務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
之邪使心不入於非幾而後可
集解上句是據理泛論以起下句耳要旨全在謹幾
上

詳注幾之所繫甚大而所伏甚微念頭一差五官無
主未有能治其威儀者昧焉難投謂之冒貢冒當訓

昧或訓苟訓妄亦說得去而於字義未確

按上句泛說引起當治威儀下句正是治威儀之緊
要處不可板分修身正心

講此欲輔君以端為治之本也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必有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在自治
其威儀肅恭收斂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
方無愧於為人耳况元子為四方瞻仰者爾可不輔
其自治威儀哉然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若一念幾微
或動於邪則吾身威儀咸失其正爾必詔微匡罔無
使釗冒昧而進於不善之幾焉如是則心正而身可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九

修以之柔能安勸無不宜矣尚何艱難之業不可濟

乎

茲既受命遺

出綴衣于庭

衣連

越翼日乙丑

王崩

句

綴衣帷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
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孔傳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綴衣帷帳羣臣既
退徹出帷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
明日王崩

孔疏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

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屨綴衣則綴衣是黼屨之類黼屨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綉爲之然則帷帳是黼屨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屨故下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屨帷帳之坐命訖乃

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帷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牀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

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三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沒之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會編此以下皆史臣敘事之辭太保以下是承成王之顧命而迎康王嗣統之事帷帳之設爲成王發顧命羣臣受命而退則無所用帷帳矣故出之於庭拂鏡塵茲指是日是事言

講此記王崩之日也成王發顧命之時曾設帷帳於坐次茲羣臣既受顧命而退乃徹出帷帳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太保命仲桓讀南宮毛仲愛齊侯呂伋以子戈虎賁百人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句延入翼室句恤宅宗句

桓毛二臣名倭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閣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孔傳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肅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倭爲天子虎賁氏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

孔疏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

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倭爲天子虎賁氏故就倭取虎賁也

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

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

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會編命必發於太保者所以一號令而杜多門也干戈宿衛之具虎賁百人宿衛之卒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爲憂居宗主以天下大統不可一日虛也

彙解傳命者兩朝臣謂兩箇朝臣非兩朝之臣也

能解上於成王崩而記之以日所以慎其終此於康王入而曲盡備豫又其始之所以正也

按二千戈虎賁百人則干戈非虎賁所執明矣當時桓毛引太子特於呂伋索器仗兵衛耳如此方於爰字順而二千戈有著落